



胡適筆下的菩提達摩

智 銘

菩提達摩在中國，不但在佛教界被視爲一位神秘人物，而在一般社會，更是將他神化了。因爲過份的神化，反而引起一些人的懷疑，胡先生說：「竟有人疑達摩爲無是公烏有先生一流的人。」胡先生爲了考證菩提達摩其人，別開神化了的神話，根據史料，作了一番深入的研究分析。

一、考定菩提達摩確有其人

首先他從魏·楊銜之的「洛陽伽藍記」內考證，這書成於東魏武定丁卯（西五四七），其中記載菩提達摩的有兩處：

（1）「修梵寺有金剛，鳩鵲不入，烏雀不棲，菩提達摩云：『得其真相也。』」（綠君亭本頁二一）。

（2）「永寧寺：熙平元年（西五一六）太后胡氏所立也……殫土木之功，窮造形之巧。佛事精妙，不可思議……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，波斯國胡人也。起自荒裔，來遊中土。見金盤炫目，光照雲表，寶鐸含風，響出天外——歌詠讚歎，實是神功，自云：『年百五十歲，歷涉諸國，靡不週遍，而此寺精麗，閻浮所無也。極佛境地，亦未有此。』口唱『南無』，合掌連日。」（綠君亭本頁一以下）。

楊銜之本人是一位正確的歷史人物，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，所以他的記述也應是正確的。胡先生認爲楊銜之與達摩可算是先後同時的人，此可信者一。又，其時未有禪宗的傳說，楊氏無僞託的必要，此可信者二。因此，可以確定歷史上確有菩提達摩其人。

二、菩提達摩到達中國的時間

胡先生接着考證永寧寺建於熙平元年（西五一六），至孝昌二年（西五二六），剝上寶瓶被大風吹落。建義元年（西五二八）爾朱榮駐兵於此，明年（西五二九）北海王元顥又駐兵於此。至永熙三年（西五三四），全寺爲大火所燒，火延三個月不滅。依此考定，菩提達摩到了洛陽，當在永寧寺全盛時期，約當西歷五一六—五二六年之間。這時的菩提達摩，已自稱「年一百五十歲」。

那末，菩提達摩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到達中國的呢？其傳說不一，且時愈後，傳說愈詳細，胡先生說：

「八世紀時，淨覺作『楞伽師資記』，也沒有達摩與梁武帝相見問答的話。

九世紀初年（西八〇四—八〇五），日本僧最澄入唐，攜帶佛書多種。其後，他作『內證佛法相承血脉譜』，引『傳法記』云：

謹案：『傳法記』云：……達磨（摩）大師……渡來此土，初至梁國，武帝迎就殿內，問云：『朕！廣造寺度人，寫經鑄像，有何功德？』達磨大師答云：『無功德。』武帝問曰：『以何無功德？』達磨大師云：『此是有爲之事，不是實功德。』不稱帝情，遂發遣勞過。大師杖錫行至嵩山，逢見慧可，志求勝法，遂乃付囑佛法矣。（傳教大師全集卷二頁五一八）。

『傳法記』現已失傳，其書當是八世紀的作品，此是記梁武帝與達摩的故事的最早的。

八世紀晚年，成都保唐寺無住一派，作『歷代法寶記』，記此事云：

大師至梁，武帝出城躬迎，昇殿，問曰：『和上從彼國將何教法來化衆生？』達摩大師答：『不將一字來。』帝問：『朕！造寺度人，寫經鑄像，有何功德？』大師答：『並無功德。此是有爲之善，非真功德。』武帝凡情不曉，乃出國，北望有大乘氣。大師來至魏朝，居嵩山，接引群品。六年，學人如雲奔雨驟，如稻麻竹筆。（此據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）。

此與『傳法記』同一故事，然已添了不少枝葉了。

柳宗元在元和十年（西八一五），作大鑑禪師碑，其中有云：『梁武好作有爲，師達摩譏之，空術益顯。』（柳先生集八）。

這可見九世紀初年，所傳達摩與梁武帝的問答，還不過是『有爲』一段話。

越到後來，禪學的話頭越奇妙了。遂有人嫌『有爲』之說太淺薄了，於是造出更深奧的一段話，如『傳燈錄』所載：

十月一日到金陵，帝問：『朕！自即位而來，造寺、寫經、度僧，不可勝數，有何功德？』祖云：『並無功德。』帝云：『何得無功德？』祖云：『此但人天小果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』帝云：『如何是真功德？』祖云：『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可以世求。』帝問：『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』祖云：『廓然無聖。』帝云：『對朕者誰？』祖云：『不識。』帝不領旨，祖於是月十九日，潛渡江北，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屆於洛陽。（此用宋僧悟明的『聯燈會要』卷二）。

這一段記事裏，不但添了『真功德』、『廓然無聖』、『對朕者誰』三條問答，並且還添上了詳細的年、月、日，七世紀人所不紀，八世紀人所不能詳，而十一世紀以下的人，

偏能寫出詳細的年、月、日，這豈非最奇怪的靈蹟嗎？」（『胡適禪學案』頁五九—六一）。

這種十一世紀以下的人，所記菩提達摩於「十一月一日至金陵」、「十一月二十二日屆於洛陽」的「日記」，任何人看了都會生疑，在考據史學家的眼光下，就更不值得一顧了。胡先生在「楞伽宗考」一文內，考定了菩提達摩到達中國的正確年代，他說：

「菩提達摩是南天竺婆羅門種，他從海道到中國廣州。大約在劉宋晚年（約當西四七〇—四七五），但必在宋亡（西四七九）之前。證據有二：

（1）繼僧傳說他：『初達宋境南越，未又北渡至魏。』可證他來在宋亡之前。

（2）繼僧傳（卷十九）的僧副傳中，說僧副是太原祁縣人，從達摩禪師出家，爲『定學』之宗。『後乃周歷講座，備嘗經論。並知學唯爲己，聖人無言。齊建武年（西四九四—四九七）南遊楊輦，止於鍾山定林下寺……卒於開善寺，春秋六十有一。即（梁）普通五年（西五二四）也。』

依僧副的一生看來，他從達摩出家，必是在他二十多歲時，約當蕭、梁的初期（約西四八五左右）。因爲建武元年（西四九四），僧副只有三十多歲，已離開北方了。

舊說達摩曾見梁武帝，談話不投機，他才渡江北去。見梁武帝的年代，或說是普通元年（西五二〇）、或說是普通八年（西五二七），這都是後起的神話，並非事實，證據甚多：

（1）繼僧傳全無此說。

（2）僧副一傳可證梁武帝普通元年，達摩在北方至少已住了三四十年了。

（3）楊銜之『洛陽伽藍記』（成書在西五四七）記達摩曾遊永寧寺。此寺建於北魏熙平元年（西五一六），達摩來遊，正當此寺盛時，約當西五一六—五二六之間。

(4)不但七世紀的道宣不記達摩見梁武帝之事，八世紀沙門淨覺作『楞伽師資記』（敦煌寫本）其中達摩傳內也沒有此事。

(5)這段神話起於八世紀晚期以後，越到後來，越說越詳了，枝葉情節越多了。這可見神話是逐漸添造完成的。」「胡適禪學案」首一五六—一五七)。

有了這麼多的證據，所以胡先生才考定菩提達摩到達中國的時間，以劉宋晚年（約西四七〇—四七五）在宋亡（西四七九）之前。其他的說法，在他看來，都是「逐漸添造完成」的神話，經不起史料的印證、考驗，而被一一推翻。

三、菩提達摩的出身地

菩提達摩的出身地，楊銜之在『洛陽伽藍記』中，說他是：「波斯國胡人也，起自荒裔，來遊中土。」除此之外，就是道宣『續高僧傳』中說菩提達摩的出身是：

「菩提達摩，南天竺婆羅門種，神慧疏朗，聞皆曉悟。志存大乘，冥心虛寂，通徹微數，定學高之。」

「悲此邊隅，以法相導，初達宋境南越，末又北渡至魏。隨其所止，誨以禪教。於時合國盛弘講授，乍聞定法，多生譏謗。有道育、慧可，此二沙門，年雖在後，而銳志高遠，初逢法將，知道有歸，尋親事之，經四五載，給供諮接，感其精誠，誨以眞法。」（卷十六）

「摩以此法開化魏土，識眞之士，從奉歸悟，錄其言，卷傳於世。」

「自言一百五十餘歲，遊化爲務，不測所終。」

胡先生考證道宣死於唐高宗乾封二年（西六六七），他的僧傳至貞觀十九年（西六四五）止。那時還沒有禪宗的種種傳說，故此書比較還算可信。且道宣的死年（西六六七）距菩提達摩到永寧寺期間（五一六—五二六），不過一百四十年左右。所以他的「續高僧傳」算是最接近菩提達摩，是第二最古的書，胡先生採取道宣的說法，認爲菩提達摩的出身，是「南天竺婆羅門種」

，「從海道到中國廣州，大約在劉宋晚年。」（見『胡適禪學案』一五六頁七行）。

印順法師在『中國禪宗史』的「菩提達摩之禪」中，除同意菩提達摩是「南天竺婆羅門種」之說外，作了更進一層的補充。他說：

「達摩的故鄉，『伽藍記』作『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，波斯國胡人也。』曇林作：『西域南天竺國人，是大婆羅門國王第三子。』胡與婆羅門一梵，在隋、唐的佛教內部，有嚴格的區別。但一般人，每習慣的稱天竺爲胡。所以『西域胡人』、『西域天竺國婆羅門種』不一定是不同的。在中國史書中，地名相近而被譯爲波斯的，不止一處。波斯—古代安息國地方，這是一般最熟悉的。『伽藍記』卷五，厭嗟與除彌間，有名爲波斯的小國。（大正五一、一〇一九下）。在南海中，也有譯爲波斯的國家。費瑯『南海中之波斯』，考定南海中而名波斯的，有二：一爲今緬甸的 Pathin，一爲今蘇門答臘東北的 Pasé（見馮承鈞譯『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』）。譯爲波斯的地方，是不止一處的，我們也不知南天竺有沒有與波斯音相當的。據常情而論，曇林爲達摩弟子，比楊銜之的傳聞得來，應該要正確些。『續僧傳』以來，都是以達摩爲南天竺人，從達摩所傳的禪法來說，南天竺也是更適合的。」（『中國禪宗史』頁三）。

由胡先生及印順法師的考證，一致認定菩提達摩是「南天竺婆羅門種」，至於是不是「大婆羅門國王第三子」，那就得更進一步的考證了。

四、菩提達摩的所終

菩提達摩在中國的時間，有的說「九年化去」，有的說被毒害至死，宋雲去西域（神龜元年「西五一八」去，於正光元年「西五二〇」回，在葱嶺見到達摩手提隻履，因有「隻履西歸」之說。這些都是神話，經胡先生的考證認爲：

「他（菩提達摩）在中國、差不多住了五十年，他在北方最

久，『隨其所止，誨以禪教。』道宣說他：『自言一百五十餘歲，遊化爲務，不測於終。』我們推算他在中國的時間，上可以見劉宋之亡，下可以見永寧寺的盛時，其間大約有五十年。

僧可（慧可）傳中說：達摩滅化洛濱，可亦埋形河湫。『這可見達摩死在東魏天平以前，所以我們假定他死在（西曆）五三〇年左右，那時，他的弟子僧副已死六年了。』（『胡適禪學案』頁一五七—一五八）。

由這段文字看來，胡先生認爲菩提達摩在「一百五十餘歲」時，死在中國，他並沒有回到「南天竺」去。

印順法師在「中國禪宗史」中說：

「宋雲去西域是神龜元年（西五一八），正光元年（西五二〇）回來。那時達摩正在北魏傳禪。所以宋雲在葱嶺見到達摩，是不符事實的。這只是『續僧傳』『遊化爲務，莫測所終。』的新構想。達摩死了（其實是回去了）又在別處見到，這是中國道教化了的神話。」（『中國禪宗史』頁六）。

這段話的意思，表面看來，與胡先生持同一看法——「達摩死了」，他當然是死在中國。但括弧中却說（其實是回去了），所以，印順法師仍持菩提達摩「西歸」的態度。照情理說，菩提達摩在洛陽永寧寺時，已經自言「一百五十歲」。那時他既然還在「北魏傳禪」，自然不是在當年就死了，必仍活了幾年，那已是道宣所說的「一百五十餘歲」了。以這麼高年的老人，無論其由北路的葱嶺或南路的海道「西歸」，想要山海跋涉這麼長一段路程，恐不是一百五十餘歲的老人所能爲。所以胡先生認定菩提達摩死在中國的說法，應較爲正確。不過，他死在那一年？死在什麼地方？就「不測於終」了。

五、菩提達摩的教說

道宣記菩提達摩的教說：

「如是安心，謂壁觀也，如是發行，謂四法也，如是順物，教護譏嫌。如是方便，教令不著。然則入道多途，要惟二種

，謂理、行也。」

「藉教悟宗，深信含生同一真性，客塵障故（『師資記』作「但爲客塵妄覆，不能顯了。」）令捨僞歸真，凝觀壁觀，無自無他，凡聖等一，堅住不移，不隨他教。（『師資記』作「更不隨於言教」。）與道冥符，寂然無爲，名理入也。」

「行人者，四行，萬行同攝：

初：報怨行者，修行苦至，當念往劫捨本逐末，多起愛憎，今雖無患，是我宿作，甘心受之，都無怨懟。

二、隨緣行者，衆生無我，苦樂隨緣，縱得榮譽等事，宿因所構，今方得之，緣盡還無，何喜之有，得失隨緣，心無增減。違順風靜，冥順於法（『師資記』作「喜心不動，冥順於法」）也。

三、名無所求行，世人長迷，處處貪著，名之爲求。道士悟真，理與俗反，安心無爲，形隨運轉。三界皆苦，誰而得樂？經曰：『有求皆苦，無求乃樂。』也。

四、名稱法行，即性靜之理也。（『師資記』說第四條稍詳云：「性靜之理，因之爲法，此理象相斯空，無染無著，無此無彼……智若能信解此理，應當稱法而行，法體無慳於身命，則行檀捨施，行無隙惜……檀度既爾，餘五亦然。爲除妄想，修行六度，而無所行，是爲稱法行。」）

胡先生認爲：道宣敘述以上所列菩提達摩的教旨，是有根據的，道宣說：「識真之士，從奉歸悟，錄其言語，卷流於世。」可見當時菩提達摩的教說，已被人紀錄成卷，流通於世。

淨覺也說：

「此四行，是達摩禪師親說，餘則弟子曇林記師言行，集成一卷，名曰『達摩論』也。」

胡先生認爲，曇林也許就是續僧傳中「達摩傳」附記的「林法師」，傳中說林法師當：

「周滅法時（西五七七），與可（慧可）同學，共護經像。」

（未完待續）